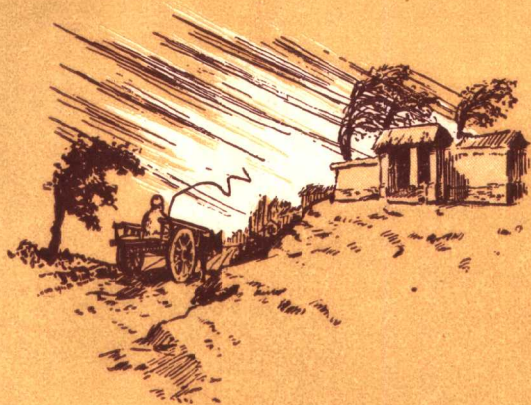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北黑屯糾紛

戴石明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北 黑 屯 糾 紛

戴 石 明 著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容介紹： 解放戰爭剛開始。北黑屯在土改時工作上犯了錯誤，侵犯了中農的利益；被地主所迫害的一個窮寡婦，也認為是“破鞋”，不分土地給她，也不爭取教育她，反動地主便趁機造謠破壞，搞得北黑屯糾紛重重。犯官僚主義的村幹部李通山，在復員軍人呂明休，和上級黨的幫助下，糾正了工作中的錯誤，反動地主現了原形被逮捕了，北黑屯呈現一片新氣象，熱烈投入支援解放戰爭的各項工作。

北 黑 屯 糾 紛

戴石明 著

*
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出

南 京 湖 南 路 七 號

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所

*

開本 787×1092 耗1/32 印張 3 1/16 字數

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八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

統一書號：10100·303

定 價：(6)二角六分

第一章

东边才透点兒亮，呂明休就扛着鋤头上坡了。夜里下过雨，高粱苗跟上了油似的，一棵棵長的又肥又壯，田野里綠油油的一片。几只尋食的老鴉，散在地上，見人來扑着翅膀哇哇地飛开了。远处小茅山隱在白蒙蒙的霧气里，近旁地里看到三三兩兩的黑影子，是勤快的庄稼人已上坡干活來了。明休敝开旧軍裝上衣，迎着清晨的涼風，迈著大步，沒一袋烟工夫就來到西头自家地边。

昨天，農会长李連山要招呼村里民兵一塊來帮他鋤地，明休不肯，爭論了一陣，明休几乎冒火了：我不在家时候，村里大伙兒人当牛使，給我把地耕出來了，現在，我复員回家了，为什么还要你們給我鋤地呢，我殘廢了，可还不是廢物哩，不能在部隊打仗流血，那就在后方生產流汗吧，总不能坐着吃当廢物呀。他一口回絕了農会长，今天一清晨，就独自扛着鋤头上坡來了。

日本鬼子進中國第二年，呂明休就参加了八路抗日打鬼子，到今年，因挂了几次彩，身体不行啦，行軍打仗，跟不上隊伍，才复員回家。算起來已整整八年啦，丟了鋤把子八年，可是手掌上老繭疤還沒退。明休吐口唾沫，搓搓手，拿起多年不使了的鋤头，弯着腰，躬着背，慢慢鋤起草來，才鋤了十來壠

子地，直直腰，就觉得怪酸疼。日头赶散了蒙蒙白雾，洒下一片金光，明休早累出了一身汗，他放下锄头，索性扒下军装褂，只穿了条褌衩，露出腰眼上和腿肚子上乌紫紫的伤疤，又一股劲地锄起来，汗水沿着脊梁骨往下流，腰眼受伤的地方，一阵阵酸疼，又一阵阵发麻，明休真有些生气了，捏起拳头，狠狠在腰间捶了兩下：

“还没锄半畝地，你倒又作怪啦，呸，反正得锄完这片地。”

早先在刘光祖家扛活时，明休是庄稼人干活的头把手，耕田，耩地，推磨，担水，跑起路来叮叮冬，干起活来一阵风，一个人能顶两个，可是刘光祖还嫌他饭吃的多，活干的少，加上鬼子打进中国，占了南屯，汉奸队三天兩天下来，要粮、抓夫，连骂加打，明休一气，长工也不帮了，硬硬心，搬下家里老娘和怀了孕的媳妇儿，翻过西边小茅山，参加他早就听说的窮爺們的軍隊——八路军去了，一晃眼就是八年，披风，淋雨，忍饥，受冻，翻山，越嶺，冲锋，肉搏，血里，汗里，磨練了八年，虽是人熬老了些，腰打坏了，殘廢了，可是意志却越磨越坚强。明休想起臨复員前，团首長对自个兒的鼓励：

“咱们在战场上是敢冲敢杀奋勇当先的好战士，回到地方上，咱们要成为能领导群众劳动生产的模范工作員，一个共产党员，無論走到哪里，都应当是群众的模范……”

虽然臨走那天，明休心里酸溜溜的，偷偷使手巾擦着眼泪，但这只是对八年部队生活、对八年來同生共死的战友們的留恋，明休心里并不悲观，和親爱的首長和战友們告別了，就背着背包，大踏步地走上回家的路。

現在，呂明休扶着鋤頭，看着眼面前開闊的田野，高粱苗，玉米苗，谷子苗，綠青青的。一眼看不到頭。頭頂上，藍天白雲，一只老鷹打着圈兒。這兒，看不到戰士們整齊的隊列，聽不到雄壯的號聲，只遠遠田埂上，一個放牛娃兒，拉開嗓子，清脆地唱着小調：

一更里兒來，
月亮照正南，
共產黨，領導咱，
土改把身翻，
撇開千斤石，
抬頭見青天，
.....

放牛娃兒轉過了樹林，歌聲漸漸地聽不清了。呂明休點點頭，盯着腳下松軟軟的黑土：是啊，八年前也曾在這地裡干過活，但那時是替劉光祖大地主干的，如今這塊地卻分給自已了，這不算太長也不算頂短的八年啊，村里大大的變了樣，莊稼人也能挺挺腰杆子，在自已地裡替自已干活了，往後，要能再組織起來，拉起個變工隊，辦個集體農莊，那，革命更有奔頭了。明休想着，不由己地笑起來，吐口唾沫，舉起鋤頭，又起勁地鋤起草來。

晌午，呂二嫂提着瓦罐子，八歲的妮兒提着筐煎餅，蹦蹦跳跳跑在頭裡，娘兒倆上坡送飯來了。二嫂一見丈夫，遞過頂草笠給他，一邊埋怨道：

“你瞧你，一清晨慌慌忙忙上坡干活，連個草笠也不戴，怪毒的老日頭，受了暑怎麼辦？我趕着想今兒把領的軍鞋底納

好了，好早一天送上前方，这块地我倆有两个上午也就可以鋤完了，偏你就急的耐不得，扛着鋤头自个兒就來了，瞧你累的这一头大汗，乍干活，累着了，又該不舒服了。”

呂明休使手巾擦擦臉上汗，戴上草笠，笑道：“那就那末嬌嫩了，干这点活还能累着了。往日在部隊，六月天气，老日头底下，一天一百四五十里急行軍，也沒累倒我。”

二嫂也笑了：“这些年了，还是那个牛脾气，啥事兒还是充硬逞强，不肯落点兒后，可自个兒身体得保重啊，你是受过伤的，不比往年帮大工时候了。”

呂明休在地边兩棵小榆樹蔭涼下坐下來，喝着菜豆湯，大口咬着煎餅。虽是才回家沒三天，妮兒已和这第一次見面的爸爸怪熟識了，她蹲在一边，揀根樹棒子在地上划弄着，要爸爸教她寫字。呂明休一边和女兒說着話，一边指着北边一小塊高粱地，那里苗苗又矮又瘦，野草拉拉雜雜長的倒怪旺盛，問二嫂：

“这是誰家的地？草長的这么茂，也不鋤！”

呂二嫂道：“你倒忘了，这是汪崖边李福田叔的五分地，福田叔死了，他媳妇兒李大孀子种着。”

“怎么連草也不鋤？”

“鋤草？哼！”呂二嫂撇着嘴道：“这戶吃吃喝喝、風風流流的娘兒們，成天戴花抹粉就忙不了啦，哪还有空上坡鋤草。”

呂明休丟下手中煎餅，吃驚地道：“你是說福田叔他媳妇，那年福田叔成婚好日子，我还去喝喜酒來，也見過李大孀子。怪伶俐爽落的媳妇兒，这現在怎么……”

呂二嫂搖搖頭，想起這些年的事兒，不由的嘆了口長氣，慢慢地道：“這也難怪她，這都是你參軍走了以後的事兒。”她也在樹蔭涼下坐下，盛了碗菜豆湯喝着，慢慢說起來：“李大嬸子一過門，到我們庄上來的時候，本是個爽爽利利、正正經經俊媳婦兒，偏福田叔命不長，第二年春天，你走了還沒兩個月，就一病亡故了，又沒兄弟叔伯，又沒個娃娃，生撇下這個年輕媳婦兒，人死了，看病、辦喪事又欠下一屁股債，棺材才抬出門，祖上留下來的二畝地，就押出去了，家里就剩下一間破茅屋，五分薄碱地，好做個啥？漢奸隊又成天來要糧要捐，要磚瓦，修炮樓，紡個綫掙的錢，不夠出捐稅，又沒個爺們家支撐着，誰不揀軟的欺，你說這麼個孤另另的年青婦女，指着什麼混飯吃！這就硬逼着個好人走上了邪道。”說着，說着，呂二嫂就不由的生氣起來，指着村東頭，咬着牙道：“二畝地就是押給劉光祖這狗日的大地主的，他又看上了她長的俊，見她少吃無喝，愁的唉聲嘆氣，就起了歪主意，三嚇唬，兩勾引，就上了他的手，先她还覺着怪丟人，偷偷摸摸不敢明來，一年，兩年，臉皮老了，心也變了，反正已是下了混水還怕啥，福田叔家又沒個親兄弟、親叔伯，又碍着劉光祖這個大惡霸誰敢過問。當上劉光祖的小婆娘，學會了抽煙，打牌，塗脂抹粉，酒酒肉肉，撒潑罵街，她就變了個人啦。”

呂明休道：“怎麼樣了？”

呂二嫂氣忿忿一跺腳道：“怎麼樣！就變成個大破鞋了！”

妮兒蹲在一邊，也插嘴道：“娘，昨兒上黑影時候，我還見劉光祖大肚子偷偷摸摸鑽進她家後門呢。”

呂二嫂摸着女兒頭，嘆氣道：“這七八年日子可够人熬的。你走后第三年，老娘得症候死了，我要不虧的娘家還有哥哥兄弟，不虧着庄上連山大哥照顧，我娘兒倆還愁不餓死，問良心，連山大哥待我們真不錯，那年你臨走，把你老娘和我托他照顧，他可真放在心上。他也是指着賣力氣吃飯的，掙兩個錢不容易，可是十天半个月，總沒斷着周濟我們點兒，后幾年，我們這地方也來了八路游擊隊，有時黑夜來開會，說道理給庄稼人聽，連山就暗地里參加了，不問黑白風雨，探消息、送情報、運子彈、送給養，忙的不得了；再後來，八路軍力量壯大了，在我們庄上扎下根，把南屯漢奸隊也攆走了，連山就出頭当了農會長，又是民兵隊長，今春上，又領着庄上大伙窮爺們反奸、訴苦，斗劉光祖，分田分地，呼呼隆隆干開來了。”

呂明休點頭道：“我起小放牛時候，就和他最合得來，你別瞧他那個爆仗脾氣，可是有骨氣，肯苦干。”

呂二嫂沒言語，半天，搖搖頭道：“可近來老鄉們對他有些意見呢。”

“為的啥？”

“水漲船高，人得了意，就容易出毛病，我們往后可得好好勸勸他。”

呂明休發急道：“什麼毛病啊？不好好工作嗎？”

呂二嫂站起身來，伸伸胳膊道：“這話說起來可長着哩，你別急，等家去晚上慢慢說給你——”

明休打斷她的話，皺着眉道：“就現在說吧，談談村子里工作情況，連山不是黨的小組長嗎？村子里一共有幾個黨員

了？为什么——”

二嫂笑道：“叫你別急你偏急，这不是三言兩語的事，工作多着哪，回來了，有你干的事。今晚上就要開村民會，動員支援前線的事。”二嫂說着，一指西邊小茅山：“你瞧，老日頭偏西啦，快鋤完這塊地，趕回去好布置開會。”

呂明休看看太陽影子，只得道：“好吧，那就晚上談。”說着，拾起地上鋤頭又動手鋤草。

呂二嫂叫女兒提着空瓦罐和筐子回家去，自己接過丈夫手裡的鋤頭，笑道：“你鋤了一上午，累了，歇歇吧，我來鋤几墩子。”說着，緊緊腳上鞋絆子，揚起鋤頭，彎着腰，就鋤起草來。

呂明休盯着二嫂手裡的鋤頭，看它輕輕的一起一落，一溜一溜的野草連根刨出來，他不由的暗暗吃驚：幾年不見，她倒比我在家時強多了，鋤草下地，啥也能來一手；看她說話行事，又怪進步，知人情，懂道理；想起自己臨復員回家頭一宿，躺在床上想着復員的事兒，再也睡不着，耽心地方上工作複雜，耽心家里老婆不進步，頑固呼呼啥事兒不懂，想這想那，沒想到八路軍過來第一年，她就參加了婦救會，新近又入了黨，倒進了一大步，一張小嘴說起道理來噹噹的，可真有一手。想着，不由的噗嗤笑起來。

呂二嫂停下手里鋤頭，抬起頭來，看着丈夫道：“笑的啥？”

呂明休笑道：“想起我參軍臨走前一宿，你抹着眼淚，叮告這，囑咐那，嘮叨了一宿，哭的第二天眼睛腫的像個核桃蛋，不敢出門見人。”

呂二嫂揚揚鋤頭，笑罵道：“呸，你就光記着人家的事兒，自个兒摸着破褲衩當着手巾擦眼淚，偏就忘了。”

明休也忍不住哈哈笑起來，春風里，兩口子說說笑笑，忘了勞累。

第 二 章

呂明休從夢中驚醒了，恍惚聽到起床號聲在耳邊的的噠噠的響着，他一翻身跳下床，一眼看到對面牆壁，黃土牆上看不到那棵烏亮的三八式步槍，木頭櫃子上挂着的是一大串黃亮亮的玉米和一串串曬干了的紅辣椒。明休揉一揉眼睛，慢慢清醒了，耳邊號聲也消失了，只院子裡紅花公雞喔喔……高聲叫着。明休又輕輕地倚着床架坐下了，隱隱的亮光透過窗紙射進來，房間裡還黑糊糊的，床裡邊妮兒沒醒，叉手伸腳甜蜜蜜地睡着，二嫂已不知什麼時候起來了，堂屋裡傳來紡綫車嗡嗡的勻和的響聲。呂明休伸手摸到木櫃上的烟袋，打個火點着，慢慢吸起烟來。村庄在黎明中蘇醒了，到處響起了雞叫聲，雄雞喔喔地悠長的啼聲，和母雞咕咕的短促的叫聲夾雜着，听到了籬笆門開合的響聲，听到了老黃牛哞哞的叫聲，牆外土井上轆轤咕碌咕碌響勁了，當街上石碾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音，遠遠地幾個年輕人的嗓子悠悠揚揚地唱着：

.....

搬起了千斤石，

抬頭見青天，

.....

呂明休靜靜听着，心口窩暖烘烘的：八年前，莊子里幾時聽到過歌聲呢，那時候，聽到的只是日本鬼子的槍聲，婦女孩子們的哭聲，老年人的嘆氣聲，年青人的咒罵聲；而現在，太陽還沒出山，歌聲就響起來了，那末無憂無慮尽情地唱着。呂明休摸一摸腰間傷疤，從木櫃上小鏡子里看到自己滿面的笑容。八年前參加八路軍的時候，他對自己的莊子並沒有什麼留戀，他恨透了過去的生活，离家出走的那天，是個黑夜，他提著個小包袱，一口氣直奔小茅山，甚至都沒有回頭看一眼。以後，一連八年，每天都是緊張的戰鬥生活，只過年逢節時，偶爾想起家中的老娘和懷了孕的妻子，覺得有些牽念；而這次復員回家，不知怎的，明休突然感到自己的家鄉是那末吸引著自己了，是的，家鄉變樣了，那村公所屋頂上的紅旗，那黃土牆上白粉字的標語，那新修成的學校，一切的一切，甚至每一棵樹，每一塊地，都覺得是那末親切可愛，每一個熟悉的從小一塊割草放牛的朋友，都像是親人一樣。心里高興，同時又覺得肩頭上挑起了個担子，八年前，參加革命時，自己是個幫長工的，現在復員回家了，自己已是一個共產黨員了：我應當怎麼樣發揮一個黨員的作用，幫助村子里工作呢。呂明休又想起了昨晚的村民會：連山布置了支援前綫的工作，可是，看大伙的摸樣，有好些人勁頭不大，為什麼呢。明休皺起眉毛，笑容收起了。二嫂拿著個簸箕進屋來挖高粱，打斷了他的思路，太陽已經冒過了屋脊，妮兒也起來了，這早晨，明休沒有上坡，幫著二嫂推磨壓高粱面。

剛吃完清晨飯，二嫂在鍋屋里洗鍋刷碗，明休拿根烟袋，

蹲在門邊吸煙，忽然妮兒一陣風似的從門外跑進來，拉着明休道：

“爹，李大孀子又和人吵仗啦。”

呂明休丟了煙袋，站起身道：“和誰吵仗？”

妮兒指手划腳地道：“和連山叔吵仗，吵的可厲害哩。”

二嫂在鍋屋里聽到，一步跨出來，手里還拿着炊帚，向丈夫道：“你快去看看，我就來。”

呂明休已經隨妮兒走到了門口，出門往北走，還沒到汪崖邊，就聽到李大孀子的尖嗓子，連山的粗嗓子，勸架的孀子太娘們，亂哄哄吵成一片。呂明休緊走几步，見棗樹下圍了一群人，八年沒見面，李大孀子像是另換了個人，黃巴巴的臉上，抹着些脂粉，靚着一雙鞋，披着头髮，手里還拿着把梳子，想是正在梳頭，她指手跳腳地罵着：

“孀子養的才怕你，老娘站的直，走的正，漂白細布沒點黑星兒，干疤水眼沒一點兒，一不當反動派，二沒干王洪九（日本鬼子侵占山東臨沂時的偽軍司令官），我怕誰，要上區就上區，要上縣就上縣。”

旁邊郭老二、李云山和民兵小張拉着連山，連山氣的臉紅脖子粗，大嗓子吵着：

“派你的鞋底你不納就不行，不支前，就是反動派；該送區就送區，該送縣就送縣，怕你能造反。”

李大孀子一跳多高，兩支耳墜子打秋千似的直晃，拍手跺腳地道：“我偏不做，分地、分東西，沒我的分兒，派鞋底就派到我頭上，雷公打豆腐，揀軟的欺啊，哼！你睜開眼看看，老娘不

是省油灯。”

呂明休这才听出是为了派軍鞋的事兒吵仗，上前劝住李大嬸子道：“大嬸子不要乱吵，納鞋底你觉着有什么困难，提出來我們大家商討。”

李大嬸子瞪了呂明休一眼，还没开口。連山眼紅气粗地嚷道：

“屁个困难，成天針不拿、綫不摸，又懶又頑固，几次派鞋底她不做，裝瘋撒邪嚇唬誰，再不做，就开妇女会，斗你这个死頑固。”

呂明休忙攔住他道：“連山兄弟，有話好好說，先別冒火。”

郭老二拉着連山，手里長烟袋也掉了，急道：“會長，你別生气，她一个人不納鞋底，也耽誤不了支前，我們人多着哪。人要憑良心，八路軍是為的哪个呀，我們不能讓咱們八路軍光着脚板打仗。”

小張气呼呼地道：“斗她，不老实就斗她。”

云山拉着他哥，劝道：“先回去吧，別和她乱吵吵，有理，等一会兒慢慢和她講。”

几个人連說加劝，把連山拉回村公所。

李大嬸子还在后头指指点点地罵：

“挂上鋼筆当干部啦，忘了早头里拾狗屎的窮样兒了，豎眉毛、瞪眼睛，你想嚇唬誰……”

呂二嫂刷完鍋，也赶來了，見了这个样兒，不由的心里上火兒，硬忍着劝道：

“大嬸子，有意見只管提，別乱吵乱罵呀。”

李大孀子用手帕擦着臉上被汗水塗得花花斑斑的白粉，一支手揉着胸口，尖聲道：“人家是干部嘛，還能提意見，分地、分東西，好事沒我的分兒，要鞋底就該着我啦。這就是干部干的事。”

在一邊听了半天熱鬧的陈三，擦着紅沙眼，苦着臉，咕咕嚶嚶地道：“有什麼好說的，你沒分到地，我還拿出地來哩，十五畝地拿出三畝七分五，翻身，翻身，人家翻了身，咱可翻進坑啦。”

偏被小張听到了，小張道：“你咕嚶什麼，你是小富農兒，拿几畝地出來給窮爺們種，算虧了你嗎？”

陈三躲過一邊，挤着眼不做聲，心里暗暗道：“還不虧，我爹奔南跑北，受苦受累，做小買賣，掙錢買的地，又不是當漢奸、大地主騙來的。”

李大孀子見他躲開不敢答話，便指手划腳地說：“人善受人欺，馬善受人騎，看他當上干部，架個梯子，也够不上啦。”

呂二嫂生氣道：“這是什麼話，會長說話躁點兒，性子直，可沒有壞心眼兒，他白天黑夜撇下家里活兒不干，給我們大伙辦事兒，我們也得憑良心想想，誰家田里沒棵草，誰家灶上沒點兒烟，誰還能沒點錯兒。”

郭老二已從村公所轉回來，提着根長烟袋，撲嗤撲嗤拚命吸着，鼻子里冒出一股股白烟，猛一磕烟袋，氣沖沖地道：

“水有源，樹有根，萬事不能忘本，早幾年，鬼子漢奸在這里時候，是哪個打走鬼子的呀，才過了三天太平日子，就不想支前，就忘了我們八路軍。”

旁边的人七嘴八舌都議論起來：“不做鞋底就不对嘛，还有啥說的。”

“打鬼子、兴游击队，也虧的会长領头啊。”

“瞧她那样兒，准是昨黑夜沒找着漢子睡觉，今天發了邪火。”

人群里嘻嘻笑開來。

忽听到一个陰冷冷的啞嗓子輕輕在人后边道：

“哼！这就是共產党的好干部，孙猴子坐金鑾殿，騷的現了原形啦。”

呂二嫂忙扭过头，往后看过去，人叢里刘光祖的秃光光的腦袋一晃動，就看不見了，众人們吵嚷着都沒在意。

西头陶老奶奶挂着拐棍，挤在人当中，喃喃地道：“会长毛躁脾气，人可是好人啊。”

李大嬸子也沒得說了，拖着脚上鞋，挽着头髮往家走了。看熱鬧的，三三兩兩紛紛議論着也都散了。

×

×

×

黑夜，呂明休兩口子在床上可拌开了嘴。二嫂說：

“李大嬸子不做鞋底，还裝瘋撒潑和干部鬧，明兒真得开妇救会斗她。”

明休說：“連山是干部又是黨員，不好好講道理，也大吵大鬧，这就不对。”

二嫂說：“連山虽是脾气不好，人家派鞋底可 为的是工作。”

明休說：“这不是干工作，成了个吵架啦。”

二嫂說：“依你說，就讓她去，鞋底納不上，完不成任務哪個負責？”

明休說：“不先把思想打通了，這末着吵吵鬧鬧，就能完成任務啦？”

二嫂動了動嘴皮，沒說出話來。

明休又道：“李大嬸子也是管啥沒有的窮光蛋，為什麼不分給她地和東西，難怪她對干部有意見。”

二嫂道：“這麼個二流子虎虎的娘兒們，分地給她，也是長荒草，白糟蹋了地。”

明休道：“二流子要改造，她早先也是個好婦女，我們得慢慢教育她，再把她改過來。”

二嫂道：“白布已經染上黑，再搓胰子洗，也白不了啦。”

明休道：“有黨的領導，就廢鐵片也能把它磨成鋼刀。”

二嫂直搖頭。

明休道：“依你看，盡是李大嬸子的不是，連山沒一點錯兒。”

二嫂道：“依你看，盡是連山的錯兒，李大嬸子沒點兒不是。”

明休一皺眉毛，道：“誰說李大嬸子一點錯沒有，你簡直是看問題狹隘。”

這一下子，二嫂可斃住了，她不大明白“狹隘”是個什麼意思，沒得說了，扭過臉去干生氣，半天，明休見她不吭氣，倒笑了，推推她道：

“別生氣啊，庄上事兒我不大清楚，你慢慢說給我聽啊。”